潛溪集/卷三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 ◄

潛溪集
卷三

► 卷四

燕書四十首

玄黃之間，事變無垠，辯士設喻，以風以陳。質往舊，開今新，作《燕書》四十首。

晉侯將伐楚，楚子甚懼。召六卿訊之曰：「楚國雖小，自若敖、蚡冒至於武、文，威棱氣焰，懾彼諸姬。今晉君不道，乃謀兵入我，是蔑寡人而死二三子也。寡人耄矣，不復親帥三軍以逆。堅乃城郭，以遲晉人，不亦可乎？」王孫由於對曰：「然。《易》有之：『王公設險，以守其國。』非險，國孰與守？盍圖諸？雖然，城郭有時而墮也。楚國之南有方城焉，其東有漢水焉，晉人雖眾，將焉用之？雖然，山川之阻亦可逾也。若使舅犯守郢，先軫保鄗，叔胖御雲中，荀偃扼直轅，誰敢侮予？雖然，此猶以力言也。齊民毒吾賦久，若綏之以仁，馭之以寬，繩之以禮，則封內之民德君，以死守矣。雖然，是保民也，非保國也。」楚子曰：「何謂保國？」王孫由於曰：「君務上尊天王，下睦四鄰。分昭於上，勢定於下。上下有序，疇敢構兵？是保國也。」楚子曰：「善。」於是遣公子結如京師，左司馬戌聘於齊、魯諸大國。晉侯聞之，謂諸大夫曰：「楚國方尊王睦鄰，而以兵入其境，不祥。」遂退師。君子曰：甚哉，分之大也。分為天則，定乃靡亂，何有兵禍哉？《易》不云乎：「六二之吉，順以則也。」失則凶矣。

燕與齊方睦，齊人以燕不虞其入也，將侵之。武安君聞之，走告燕文公曰：「齊將不利於我，公宜謀之。」文公曰：「寡人所謂，晉、楚大國爾，齊何能為哉？」武安君曰：「不然也。臣嘗至豚澤，豚澤之人養蜀雞，有文而赤。翁有群，周周鳴。忽晨風過其上，

雞遽翼諸，晨風不得捕去。已而，有烏來與同啄。雞視之，兄弟也，與之下上甚馴。烏忽銜其飛去，雞仰視悵然，似悔為其所賣也。夫巫峽之險，不能覆舟，而覆於平流；羊腸之曲，不能仆車，而仆於劇驂。此無他，福生於所畏，禍起於所忽也。」文公曰：「子誠過慮哉。」不聽。未幾齊果攻燕，取十城。君子曰：蜂蠆且有毒，況上國乎？燕人為不知矣！

齊路寢壞，桓公欲新之，召工師翰具材。工師翰伐巨木於營丘山中，若蘊，若閃，若魄旄，若豫章，無疵，取而泛之河，蔽流而下。工師翰麾眾徒，操剞劂斫之，運繩尺剫之，閣閣然，橐橐然，聲達乎臨淄之郊。越五月，路寢成。桓公環視之，東阿之楹有用樗者。恒公讓工師翰曰：「樗，散木也。膚理不密，沈液弗固，嗅之腥，爪之不知所窮。為秩為楹且不可，況為負任器耶！」工師翰對曰：「臣之作斯寢也，嘉木以為脩，文以薦址，畫藻以奠井，堅堊以厚墉，陶甓以飾黝。臣竊以為盡善矣，惟東阿之楹缺，以一樗足之，不虞君之見讓也。」桓公曰：「寢之鞏者在采榴，承采榴者在桴，藉桴惟楹耳。一楹蠹，則傾隳，奈何不讓？」工師翰曰：「臣聞國猶寢也，一楹蠹，則無寢。若眾壬進，尚可有國乎？」桓公曰：「不可也。」工師翰曰：「君既知不可，何為察其小而遺其大也？」桓公曰：「不知也。」工師翰曰：「臣請為君言之：擅執國柄者，有雍巫焉；成內食之奸者，有彘鼓初焉；長君之欲者，有寺人貂焉；外惡諸侯而凶德弗革者，有開方焉。是眾楹皆蠹矣，路寢能獨存耶？」桓公悟曰：「敬諾。」於是解四子政，而召管敬仲任之。齊國大治。君子曰：工執藝事以諫，忠矣。斷而行之者，非勇歟？宜其上下相親，霸業底定。《書》曰「從諫勿咈」，桓公有焉。《易》曰「納約自牖」，工師翰近之矣。

楚莊蹻過商丘之墟，聞司鴻氏之妻嬰美而豔，殺司鴻氏攘之。未幾，又將室衛人之白閭。白閭宜衛人，不從，引錐自刺，左右奪錐免。蹻怒，欲梟衛人。白閭曰：「衛人厚我若此，勿以妾故傷衛人也。泣而往。」白閭得幸久，竟忘衛人恩己，請曰：「衛人女弟，容顏誇嫭，肌膚若琢玉，善為《陽阿》《七盤》之舞，翩翻如龍旋，見者欲死。君強委禽焉，可妻也。」蹻從之。至，蹻絕憐愛，終不自懌。嬰則日媚蹻，作狐狗態，蹻或一破顏，輒出驕人曰：「主君贈我以笑矣！」「主君面目有光，唇如繳丹，齒如齊貝，音中黃鍾，其美丈夫哉！悔相從不夙也，雖然，今幸得侍巾櫛者，殆天畀我寵乎！」言已，手足皆亂無主。白閭尤善媚，其驕人比嬰有過無不及焉。已而蹻專，白閭甚恚，往詬曰：「而涸鼠耳，遽忘德吾乎？不然，吾專我主君也。」嬰繼詈尤力。起避之，白閭與嬰逐噪不已。問嬰曰：「而昔有良人乎無也？」曰：「有。」曰：「今何在？」曰：「人殺之矣。」曰：「孰殺之？」曰：「主君也。」曰：「然則主君而仇也，而弗能報，反爭一旦之寵，不亦偪乎？」嬰不能答，白閭遽曰：「妾夫子固在也。」曰：「而夫子固在，

而心儻未死，曾記泣別時言乎？」白閻抱大慟，與嬰亦泣下，不能仰視。君子曰：大俠出南海中，殺人肝為脯，妻其女婦，事與莊蹻正同。南海之人無縛之者，反北面事之，爭權而矜寵。已焉哉，天實為之，謂之何哉？

頓國之大夫權，聞黃帝與蚩尤戰，製角以象龍鳴樂之，刳桐而鬃鋼焉，畫為龍文日習焉。其音鬱紆而回旋，優優焉，靡靡焉，可聽，若能通乎元潛者。大夫吹向南山之湫，以感龍，湫中三足能聞角鳴，意人將醢己，呀然號，林木皆動。大夫大驚，謂真龍吟也，走謂公之奇曰：「真龍之鳴，業業如靈鼓，前後相續，宛潭不能休，吾向學者殆非也，請改而習諸，何如？」公之奇曰：「子所聞者能也，非龍也。龍之鳴，人鮮能聞。子之角固偽也，今子又以能為龍，益偽矣。舍偽而學偽，奚擇焉？」君子曰：世之法孔子，斷斷兮自謂得其宗者，若真龍出鳴，則駭矣。

鄭伯卒，庶孽奪正公子五爭。及厲公自櫟入國，將盡劉諸公族，懸劍於國門，且下令曰：「敢爭者斬！」子俞彌方病，聞之歎曰：「是何亡國之政也！」乃令左右扶見公。未至，公遙呼曰：「大夫力疾而見寡君，非欲嘗國門劍乎？」聲色俱厲。子俞彌陽驚曰：「何謂也？」公語之故。子俞彌曰：「君能如此，過文王遠矣。臣頓首賀且不暇，況敢爭乎？」公解顏曰：「寡君焉能過文王也？」曰：「臣言不悖，君實過之。」公曰：「大夫言何易也？雖然，幸卒言之。」子俞彌曰：「君之過文王者無他，威勝也。」公悅，前子俞彌問曰：「文王初伐犬戎，次伐密須，次伐耆邘，次伐崇侯虎，而作豐邑，自岐徙都之，其威盛矣。大夫乃謂寡君勝之，其故何耶？」子俞彌曰：「文王之威，能行天下，而獨不行於周宗，故其孫子之蕃，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，姬姓之國者四十人。此無他，親親也。今君欲兵之，非威勝文王乎？」公艴然見乎色，曰：「大夫言固善，如儀之黨何？」子俞彌曰：「鄭之公族盡二人黨耶？君奈何殲之？臣所居之南有山曰陽都，之山甚深，群熊萃焉。熊性惡血，偶度絕壑，棘刺脅血，見若濡縷。熊亟爪之，血愈滋。爪之不已，膚成坎，原原如泉湧。熊不能禁，剜去其膚，而血弗息，竟擢腎腸以死。鄭之公族，猶一體也，今因公子五爭，不問小大盡劉，無乃與前事類耶？」公矍然失聲曰：「吾過矣，吾過矣！」遂下城門之劍，置諸公族不論。君子曰：鄭厲公之愎諫，誰能犯焉？子俞彌反覆言之，而公弗格者，以順入以正出也。《內經》曰：「寒因寒用，熱因熱用，其始則同，其終則異。」於戲，豈特醫師之為然哉！

蔡人有列宗子泓，性好潔。惡人口過，人與語，遙答之，且答且唾，人進寸則退尺以避。沐浴必十更湯，收濕不以巾，溯風乾之。掘坎為匿，而軒其上，下疏河水，隨隨流。欲行人道，汲井泉前後濯，大雪不廢，妻因病寒死。然好嗅女婦足紈，足紈若行賸，纏三

周而覆湧泉，善垢。或解之，其臭逆鼻，人不噦即吐，子泓獨樂之，驕人曰：「是何鬱金之腴也，婆律之潤也，椒蘭之鬱也。」置諸袖中，飯不甘，嗅之；神度弗爽，嗅之；怒不舒、懣不釋也，又從而嗅之。瀕死召其子曰：「吾死矣，粢盛鄰合不爾求也，嘉薦普淖弗汝覬也，能時致足紈於柩前，孝莫大焉。」蔡大夫聞而笑之。君子曰：古語有之，大潔者必有大汙。其子泓之謂乎？

魯之老父，相與謀造狐白之裘。紉之以密箴，緣之以畫純，佩之以長褑，熨之以榆火。擇彤笥承之，趨魯君之庭而致辭曰：「吾儕小人，得有闔廬以蔽風雨者，非君賜與？出作入息，而鼓腹酣歌者，非君賜與？男播於疇，婦饁於郊，以遂其生者，非君賜與？吾聞上德不報，於人為無禮，於德為愆義，不祥莫大焉。請以是為玉體之共。」謹再拜以獻。魯君曰：「寡人聞之，君猶本也，民猶支也。君所以庇民，如本之養支也。爾二三老父之無衣，宜於寡人乎是給。今倒行而逆施之，無乃不可乎？敢辭。」二三老父又相與謀曰：「是服之不華，無以彰君之德也，盍更諸？」於是以錦為衣，繡以五色龍章，鞶以朱絲，襮以華黼，有文爛如也。又復趨魯君之庭而致辭曰：「臣等不佞，長於蒿萊之野，未嘗受教於君子，不知以禮事君。夫因物以合矩，矩謂之章；緣文以顯義，義謂之範。君有至德，而惟皮革之物是供，非合顯之意，謹更之，惟君圖焉。」公曰：「魯國雖小，尚敢私一裘乎？禮若可受，紵布惟盈。如其不然，五采奚益？敢固辭。」二三老父又相與謀曰：「吾君誠賢君，其不受者，非有他也，不欲重煩吾民，我等當愛之以德可也。」又進而致辭曰：「君之中心，臣等幸已知之。有君無臣，世謂亂國。臣不敢以褻服汙於執事，願以仁義為衣，道德為領，忠信為紳，廉知為緣。使君服之，長有茲魯國，先公社稷，永有攸賴，不亦可乎？」公曰：「寡人敢不承教！」君子曰：「魯之老父，何其善愛君哉！其氣和，其辭婉以周，其情懇願而有依。魯君應之，若黃鍾大呂，弦歌幹揚，洋洋乎相宣，泠泠乎相應也。君臣如此，魯欲不治得乎？《禮》曰「無體之禮」，「上下和同」，此之謂也。

腹擊至趙，趙苫成常與之出遊，指河山曰：畛畛乎有截也。指民物曰：芬芬乎眾多也。指兵府曰：矛戟犀利也。指內藏曰：玉帛充刃也。「大夫上國也，寧有匹於是乎？」腹擊曰：「敝邑索甚，安能及此？然有一說焉，為君陳之可乎？」曰：「可。」曰：「南海之濱有昭支昷者，居蛟汭之丘。汭不產牛，有繩童來者，大如燊，其角繭爾栗爾。昭支昷怖曰：『是何物也？』其友伯昏氏告曰：『此謂童牛，《易》稱「童牛之牿」是也。』昭支昷曰：『吾見貌牛者，形咫尺耳，其大有若斯乎？』懇其人購以歸，驕其比鄰，矜其輿皂，自以為無敵也。他日，寧宣子過焉，謂之曰：『是未足為大也，高涼之山，有牛曰旄，其有黃，其尾玄，其色類乎卷，其肉重三百餘斤，子盍致之？』昭支昷復往

購以歸，又自以為無敵也。他日，爰子旃過焉，謂之曰：『是未足為大也，空賓之林，有牛曰旄，赤鬣垂髀，紺氂蔽膝，體長而多力，其肉重六百斤，子盍致之？』昭支昷復往購以歸，又自以為無敵也。他日，倨無膝過焉，謂之曰：『是未足為大也，巴峽之中，有牛曰犘，其毛拳然，其睛煜然，其角鬻然，其肉重一千斤，子盍致之？』昭支昷復往購以歸，又自以為無敵也。他日，梁都之舟過焉，謂之曰：『是未足為大也，合浦之間，有牛曰犎，項肉上葵，龍胡下綏，迅行如飛，其肉重三千斤，子盍致之？』昭支昷復往購以歸，且詫人曰：『如此尚有可敵者耶？』岸舞焉悅，囂囂然自溢也。他日，公孫伯光過之，昭支昷出牛讎之。公孫伯光曰：『是猶未足為大也，岷峨之穀，有牛曰犨，犦𤰞蕩以為頂，鵠象以為跟，雕璧以為背，填脂以為尻，其肉重七千斤，子盍致之？』昭支昷惑曰：『有是哉？』雖然，且將驗之。迨至，果如伯光言。因歎曰：『使人不我告，我終矜童牛大於天下牛也。』趙之河山、民物、府藏，較之胡、海，固為大國也；比之齊、晉，則不及矣。齊、晉比趙，固為大國也；較之秦、楚，則雄強不如之矣。君勿自足，自足則驕，驕則輕，輕則殘民以逞，國欲治，得乎？」苦成常舌本強不能對。君子曰：人自狹者，其不可哉！

齊景公懲奢而好儉，諸大夫復日浸乎淫靡，然懼景公之知，矯情事焉。每入朝，駕羸馬樸車以從，衣惡甚，冠纓殆欲絕也。齊景公謂其誠也，憐焉，召群臣曰：「寡人使子囊帶，賜爾等錦衣一襲，及鞞奉、容刀各一，以為身章，而等毋過儉也。」皆對曰：「臣等藉君威靈，得從大夫之後。食雖弗鑿，不我餒也；衣雖弗華，未嘗冽也。願君久有此土，俾萬子孫食君之儉。《傳》曰：『儉，德之共也。』共則一和，儉則從康，從康則豫，一和則輯，唯君圖之。」景公悅。一日出遊，會諸大夫饗於鹿門。入而觀焉，其車則澤而煥也，其馬則矯而騰也，其服食器用則豐明精腴也。景公以其紿己，大怒曰：「叱嗟！而吾臣也，敢爾乎！」盡收而戮之。君子曰：《書》云「作偽，心勞日拙」，其齊大夫之謂乎？

秦昭王即位之三年，中外士多去。昭王患之，謂陽山君曰：「寡人遇士不為不至矣，先饑而之，未凍而裘之，寡人何負於士，士之相視如弁髦？將縶維之耶，益離其心。欲任其所之耶，則去者日多矣。弗禁國將空，奈何？」陽山君曰：「君何患焉。夫王孫非重甗不棲，非山實不食，非族林不懸，聞人聲則逸。弋人餌而粟之，詔而馴之。命之舂，人立而下上其手；命之水，負壺出汲；命作《兜離》、《桑林》之舞，則冠帶踉蹌而起。夫王孫，類夫人者，猶可也。至於虧鷾，則噬人之物，仰首則百獸懾，掉尾則林木震，嘯咆則陰森四發。非惟不可近，矧敢狎？獵人羅而縛之，習而安之，相與作角抵之戲，跨項編項，或翻出蹯下，無所不至。虧鷾亦靈獸，猶可也。至於伯趙，禽中微者爾，技

人引而羅之，擾而柔之，摶土為人、獸、神、鬼面，而空其中，衣與皮如之。令其為鬼，則冒鬼面、服鬼衣以出，跳踉偃仆如畫。至於人、獸、神皆然。伯趙雖微，猶禽屬也。至於蚍蜉，則蟲之至微者也。形大於粟，其目、鼻入微不可見。眩人以彘肢誘而致之，集於乾壺，玄與黃異貯，序而教之。布髹幾於庭，置二壺其上，振鼓三。初則玄、黃皆出，再則各成列，奮首搖鬣相向，三則紛紜交不可辨。聞鉦聲，各退入壺不亂。夫王孫、麃麙獸也，伯趙禽也，蚍蜉蟲也，皆口不能言，冥頑不靈，其可服而制之者，奠心志、寧嗜欲故也，況士靈於萬物者乎？且士者，國必資以成治者也。昔我先君繆公，西取由餘於戎，東得百里奚於宛，迎蹇叔於宋，求丕豹公孫支於晉，遂成霸業。臣竊聞之，先君嘗語群臣曰：『林繁則眾禽來棲，海寬則大魚來遊。寡人之待士亦以寬，故劍舄乃儻至耳。』今王之馭下如束澀，晝不得寧，夜不得息，來者如入囊，有入無得出者。臣亦將去之，況他人乎？王若以誠待士，縱其去來不問，士若不至，當磔臣以示，不悔也。」昭王曰：「善。」鄰國聞之，士之來歸者千餘人。君子曰：君子懷材抱藝，孰不欲自見哉？特患遇之非其道，故避去爾。《禮》云，舉賢而容眾，毀方而瓦合。言寬裕也，君子亦何心哉。

齊頃公欲賦民，一丘出車一乘，不從者死。袁婁宰泣曰：「敝邑之賦急矣，四丘一乘尚弗支也，況倍三乎！吾寧死爾，不忍死民也。」弗奉令。公使使者讓宰，且召與使者俱。宰至，見公頓首請曰：「臣無罪。」盧蒲就魁在側，斥曰：「汝惡得無罪？立國養民古也，瘠民肥國今也。胡不朘民膏血以媚公？爾罪一也。公既棄民，汝反欲愛民，使諸侯不敢侵伐，爾罪二也。通國之宰，皆徇公欲，爾獨以正自匡，而欲死之，爾罪三也。汝惡得無罪？」公笑而釋之。君子曰：古者諫有五，有正諫，有降諫，有忠諫，有戇諫，有諷諫。若盧蒲就魁之言，其殆諷諫也歟！

韓帥師伐魏，入舞陽，魏人避之。韓將公仲曰：「夫魏，易搖之國也，今弗鬥，蓋弱我矣。再帥師進，必下一二城。」公叔曰：「不然，魏國雖小，許鄢在其南，西河絡其北，長城界其西，淮潁出其東，是所謂險阻國也。今無故我弱，蓋有伏甲焉。譬猶越人阱鼠，鼠好夜竊粟。越人置粟於盎，恣鼠齧不顧，鼠呼群類入焉，必飫而後反。越人乃易粟以水，浮糠覆水上，而鼠不知也。逮夜，復呼群次第入，咸溺死。魏以舞陽餌我，是置粟於盎也，無乃不可乎？」弗聽。未幾，伏甲四起，韓師殲焉，公仲僅以身免。君子曰：公叔可謂智士哉。所謂智者，察見隱微，無所遁其情爾。魏人無故而棄舞陽，豈力弱哉。蓋誘我也。公仲遽信之，何耶？老子曰：「將欲奪之，必固與之。」其魏人之謂矣。

晉欒氏世為晉卿，以財名。至欒雩，益務侈靡，狗馬聲色無不好。藉之舉火者百家，無

規之者，媚惑惟恐不亟。求獘西旅，訪神馬渥窪，徵樂姬燕趙。出則行馬擁犬，還則吹竹彈絲。為長夜飲，酒酣，連臂踏歌曰：「北邙之陰，白楊悲止。今我不樂，日月馳止。卷發衰止，飲酒沱止，我心和止。」無日不然，蓋藏皆空，而為樂不厭。雩覺，召所嬖謂曰：「吾樂已，太康家力，不向單乎？」輒紿之曰：「魚雁滿藪澤，羊牛溢郊，金帛珠玉，充積庫藏，何謂單乎？」雩復悅。雩妻蓼媛罵曰：「蟯蛔所藉以生者，在人腸胃中也。嚙其血，日夜不止，人因病厲死。人死，即蟯蛔亦槁矣。爾曹藉吾家舉火，旦旦蠱而伐之。我家亡，汝家得獨存乎？」眾畏蓼言，以計去之，嬖亂益甚。雩以貧死，百餘家皆散為丐。君子曰：山之陽有桑，群蟲穴之，晝夜齧弗止。桑沈液乾而悴，蟲亦無生者。蟲其欒氏之客歟？使戒蓼言，亦何至於丐？哀哉！

楚有斫子般者，貌肅而言莊，言則必稱先王，國人皆以為修潔人也。一日，飲蘧啟彊家，而沈尹壽、師祁犁與焉。師祁犁與沈尹壽語，語近褻。斫子般怒曰：「若等陷女蠱，若渠略出入穢壞，雖鬼見亦唾也，尚敢揚言俎豆間乎？」眾皆色沮。言未既，有豔姬過門，斫子般起更衣。忽見夫握刀趨甚疾，眾隨之觀，則所追者正斫子般也。初，斫子般通於姬，姬知飲蘧啟彊家，過而目招之。斫子般將尾而私焉，不虞良人見也。沈尹壽拊膺歎曰：「天下寧復有是耶！天下寧復有是耶！」蘧啟彊尤之曰：「子何見之晚也！昔紀侯好狙，使狙師教焉。狙師脫土肖人貌飾之，冠九山之冠，衣結霞之衣，躡文鸞之履。升降周旋，人也；拜立坐跪，人也。狙師度可用，進紀侯。紀侯觀之樂，舉觴觴焉。狙飲已，竟跳擲裂冠裳遁去。蓋狙假人貌飾形也，其心狙也，因物則遷爾，子何怪斫子般哉？今之世，假稱先王以文奸言者，衣袂相屬也，子何怪斫子般哉！」君子曰：天之高也，日月之昭也，星辰之遠也，涉天之家咸得測焉。獨人心之變，堯舜有難知者。觀斫子般之事，可為寒心矣。

齊西王須，善賈海，出入扶南、林邑、頓遜群蠻中，貿遷諸寶，若毒冒、頗黎、火齊、馬腦之類，白光燁燁然。遇東風覆舟，附斷桅浮沈久之，幸薄岸。被濕行彝陰山中，山幽不見日，常若雨將壓地。西王須自分必死，尋嵌竇絕氣，庶遺喙不為烏鳶飯。未入，猩猩自竇中出，反覆視，意若憐之者。取戎叔、雹葵、委萎諸物，指之食。西王須方餒，甘之。竇右有小洞棲，新毳厚尺餘，甚溫，讓西王須。猩猩獨臥於外，大寒不自恤。語言雖殊，朝夕咿作聲，似慰解狀。如是者一年不懈。忽有餘艎度山下，猩猩猶急挾西王須出，送之登。及登，則其友也。猩猩猶遙望不忍去。西王須因謂其友曰：「吾聞猩血可染罽，經百年不蕉。是獸也腩，刺之可得鬥許，盍升岸捕之？」其友大罵曰：「彼獸而人，汝則人而獸也，不殺何為？」囊石加頸，沉之江。君子曰：負恩背義，人弗戮，鬼斯戮之矣。西王須之見殺也，宜哉！雖然，西王須固可殺，猶施於異類也。類同者亦

有之，豈惟類同，而同氣者亦或有之，奈之何哉？天王之法尚在，吾當執刑書以往。

玉戴生與三烏叢臣朋，玉戴生曰：「吾儕宜自厲，異時立朝，勢人之門，足毋陟也。」三烏叢臣曰：「此余切齒腐心者，盍誓諸？」玉戴生喜，乃歃血誓曰：「二人同心，毋循利，毋詶有位，毋附厥儉壬而移其行。有違此盟，明神殛之。」居亡何，共仕於晉。玉戴生復申前誓，三烏叢臣曰：「言猶在耳，何敢忘也！」時趙宣子得君，諸大夫日奔走其庭。三烏叢臣既悔，復恐玉戴生知之，又不得不往也，雞初鳴，即去候宣子。入門，有危坐東榮者，舉火照之，則玉戴生也。各慚而退。君子曰：二子貧賤時其盟誠良，及登祿仕，遽變其初志，何耶？利害戰於中，位勢怵於外故也。士君子養於山林，而壞於朝廷，昔人之歎，其有感哉！

武安君說六國從親以孤秦。秦惠王患之，使犀首期齊、魏，與共伐趙，以敗從約。趙肅侯使使臣說齊、魏之君曰：「臣之東鄰有長瀦君，其妻終葵夫人，妒虐其侍姬，長瀦君苦之。長瀦君之友六人，家有如夫人者三，和而不爭，長瀦君泣而訴焉。六人者各遣其妻，載饕餮以食夫人，且解之曰：『人所貴於婦者，能樂其夫子爾。長瀦君年將耄矣，宜安之。今因帷薄之故以傷其心，可不可乎？』夫人答曰：『妾不佞，不知明訓，不能奉夫子，致辱玉趾賁於茲敝廬，有命敢不敬從？然竊有辭焉：長瀦君實耄，子且幼，未能勝灑掃。所恃以無恐者，長瀦君存耳。苟一旦溘先朝露，吾屬將操觚丐於道路。長瀦君精神幾何？寶之愛之，惟妾爾。侍姬惟欲是從，長瀦君若死，其目豈有淚耶？肉未及寒，已思移他家矣。妾雖愚，寧復計帷薄事乎？』六人之妻各歸，逐其如夫人者。今六國合從，將以擯秦。秦遣衡人一詶，從約頓解，而惟秦之令是從，不亦難哉？且說士之口，是非紛亂，唯其所命皆傅理善惑，大王不可不察也。」齊、魏之君皆曰善，於是遣使至諸國，從約復成。君子曰：七國之君，甚矣無識也，隨辨士之舌以為東西。辨士升，國勢降矣，故當時謂無士為無國。傳曰：「眩白為黑，倒上為下。」其士之謂歟？

醜夷子謂魏力叔牟曰：「越山之中，多蒙頌、玃父，而牛尾狸亦產焉。狸與肉間錯，味旨甚。當林實秋肥，狸日飫之，其毛澤澤。狸自料為人所忌，穴山為宮，樹石為柵，聚篷為墉，晝伏夜動，無隙可尋。老獵師嗾犬蹤跡之，毀柵壞墉，而煙其宮。狸不能煙也，閉目冒火出，犬隨斃之。」力叔牟曰：「狸何罪哉？」醜夷子曰：「狸何罪哉，利其肉之脆也。高國氏以富見禍，人以為無辜，殊不知從己召也。高國氏亦牛尾狸哉？」君子曰：匹夫無罪，懷璧其罪。信矣！

楚放宜咎者，善為鷾，學未三月皆馴，縱之揚則揚，呼之降則降，指鴟鴞鳧鵠，使之擊

則擊，無不如志。西鄰有終利之伊，爭能宜咎，欲學之。求鷷於太陰山，使調鷹奴囚之七月。有鵰過焉，命鷷搏之。鵰驚墜，鷷亦墜，對立閃枝上。招之，矯矯然逝矣。餘者瘦死過半。終利之伊甚慚，往宜咎曰：「子何術而使鷷馴也？」宜咎曰：「吾亦何術哉。予初得之也，冠之以籠冒，束之以條旋，嚴之以鼓鼙，承之以鞴巻，振之以鑾和。使其目無邪視，神無外馳。時其饑也，和水肉以炙之；廉其饜也，咽羽毛以泄之。於是其天者全，不知有人，人亦鷷比。故命擊則擊，命止則止。今子畜之以人，不以禽，乖戾其性情，動搖其筋骸，逆亂其血，紊傷其羽翮，不適其饑飽。神既不完，天者皆喪矣，又烏能如人志哉！唯恐其不縱也，縱則揚去爾。吾亦何術哉，所用與子異爾。」終利之伊再拜曰：「吾因問調鷷，而得馭將之術也。」君子曰：豈惟馭將哉，治民亦猶是爾。

楚將伐魯取其地，召諸大夫問焉。辟閭巫臣曰可，神子魚曰不可。楚子病之，請言其故。辟閭巫臣曰：「魯公失政，季氏得民。公伐之，弗勝，次於陽州。齊侯唁公於野井，而不能討。魯之臣子，枕戈待旦莫敢發者，畏季氏威也。君將求逞諸侯，而徼福周公之廟，奈何不伐？臣故曰可。」神子魚曰：「周室東遷，列國失序。若聲罪加之以兵，何君不可攻？何國不可伐？楚之視魯，猶齊、晉之視楚也。魯可伐也，楚能免焉？臣故曰不可。」辟閭巫臣曰：「魯棄周禮，惟強弱是視。當齊肇伯，衣裳之會九，兵車之會四，魯鮮不與聞。晉文率諸侯會於溫，以臣召君，不可以訓，亦僕僕而往，不遑寧處。其蔑我楚國則曰：『是葦路籃縷之邦，可與行典禮乎？』楚國之民，含怒日久，非特君也。康王即世，魯公雖與二三丈夫辱臨楚郊，實怵於勢，非中誠也，不伐何以示遠？臣故曰可。」神子魚曰：「周公相王室，尹天下，於周為睦。分魯公以大輅、大旗，夏後之璜，封父之繁弱。殷民六族，使帥其宗。輯其分族，將其醜類，以法則周公。用即命於周，其德至今未泯也。夫修惠以懷人，人誰弗親？逞威以上人，人孰能輯？今以魯不我與，而兵之以示遠，其無乃非德惠也乎？臣故曰不可。」辟閭巫臣曰：「受姓定封，孰非懿親？諸姬存者，其可數也。或明德之弗崇，則弗足以存。且臣聞之，立德敷政，立義和民。德，天之明也。義，地之制也。君人者，則天之明，法地之制，以洽和民人，古之道也。今魯之公室弱，民罹荼毒，若入火無所避之。棄而不伐，不亦左乎？臣故曰可。」神子魚曰：「王靈雖微，天下共主。楚國固強，終人臣也。以君伐臣，是謂布義。以臣伐君，是謂悖政。四海弗靖，職此之由。若以師宿於魯境，東諸侯告於天王，使一介之使以讓君曰：『魯也弱，諸臣畔之，致使其君越在草莽，不能事宗廟，諸姬竊憂之。君為大國，不唯其難之靖，而土地是圖，或為執事羞。天王命我諸姬，亦既有辭，當以公徒三萬，與君周旋於龜蒙之墟。君其圖焉。』不知君將何辭以對也？臣故曰不可。」辟閭巫臣曰：「天王崩，王室亂，劉子、單子以王猛居於皇，自救且不及，況能餒我魯乎？五侯九伯，桓公實征之，以臣伐君，非一朝夕。今楚之霸與齊代興，我若討魯之罪，東諸侯震疊不

暇，其能有辭乎？臣故曰可。」神子魚曰：「魯之為國，密邇於齊，又甥舅也。王室固多難，魯之君子，或藉齊餘威以安靖之。楚師進焉，諸姬必忿，將為楚患，是無故勤諸侯也。如或還也，勞師千里，糜厥糗糧，觸冒風露，何益於國？臣故曰不可。」楚子曰：「巫臣之言良。」欲帥師東，聞齊侯取鄆，居昭公，乃止。君子曰：春秋大夫類多能言，而麗乎理者，何其寡也？季氏逐君，諸侯莫不聞。楚能告天王致討，桓、文之功可繼也，神子魚乃力遏之。巫臣不務出此，乃淩蔑我王室，悗悗以威遠為言，二者胥失也。楚之為楚，其不競也宜哉！

宋襄公繼霸，將與楚子會於盂，以乘車往而不設兵備。通國人皆憂之，莫敢言。昆吾之叟曰：「君安則臣寧。君設有難，宋社且不血食，吾屬將焉置諸？請昧死言焉。」俟宋襄公出，歌而遏之曰：「有虓者貔，其毛椐椐。冠弁而揖，吾不知死所。密密者陂，鱗鱗者矛。仡仡者夫，始可貔與居。貔乎貔乎，良足畏乎！君何之乎？」襄公怪之，召而問焉。昆吾之叟對曰：「聞君將與楚子會，有諸？」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聞君武備弗之戒，有諸？」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禮務從時，政在體要。佩玉鏘鏘，不可薪於山。荷戈與祋，不可酬於廟。其理然也。今楚人貔而冠者也，君欲以文德合之，其術迂矣。君之蒞政，動法文王。使文王遇貔，亦使勇士操戟逐之，未必朝服與之揖也。」襄公曰：「人皆相率約君以禮，子奈何欲興戎乎？壇坫之間，玉帛交錯，而使甲士廁之，人其謂我何？」不聽，往與楚子會。楚子以兵車至，執襄公。君子曰：宋襄公為萬世笑者，以膠柱而鼓瑟也。膠柱而鼓瑟且不可，況往會強國而不知變乎？

鄭人有愛惜魚者。計無從得魚，或汕，或涔，或設餌笱之。列三盆庭中，且實水焉，得魚即生之。魚新脫罔罟之苦，憊甚，浮白而喁。逾旦，鬣尾始搖。鄭人掬而觀之，曰：鱗得無傷乎？未幾，糝而食，復掬而觀之，曰：腹將不厭乎？人曰：「魚以江為命，今處以一勺之水，日玩弄之，而曰『我愛魚，我愛魚』，魚不腐者寡矣。」不聽。未三日，魚皆鱗敗以死，鄭人始悔不用或人之言。君子曰：民猶魚也，今之治民者，皆鄭人也哉。

楚萬咸語不更先生曰：「鼩之在田也，彈丸欲擊，盧犬欲磔，山狸欲咬。鼩苦之，其黠者乃往依稷焉。稷，社之配也，世謂之稷鼠，人不敢圖。意而之野巢也，烏鳶啄其捻，鳩殘其軀，伯趙奪其室，亦不能一朝居。意而近人而家於宮，則舒然安矣。夫物尚有知，人或失所依，何耶？」不更先生曰：「若是余將焉依？」萬咸曰：「仁義汝稷也，禮樂汝宮也，人依乎仁義禮樂，其孰曰不然？」不更先生泠然而悟。君子曰：人之智，豈不物若哉？物之專，人則擾而離也。《詩》云：「依彼平林，有集維沄。」沄非平林固不集也，人孰不智哉？

楚共王有照乘之珠，愛之甚，函以金檢，命左右負以隨，時出玩之。遊於雲夢之澤，失焉。共王不悅，下令國中曰：「有獲吾珠者，予以萬家之邑。」楚國臣無小大咸索珠，簡茅淘土，哄哄者三月，竟不得。更數年，繁陽之子牧犢於澤，有氣青熒起菅中，視之珠也，櫝以獻。共王不食言，乃賜之邑。君子曰：仲尼既沒，珠之失二千年矣，求者非一世一人，而弗獲之。一旦乃入牧犢者之手，可以人賤忽其珠哉！

衛靈公問治國之要於蘧伯玉曰：「寡人之國不為小矣，久而不治，欲帥虎士以御四封，何如？」蘧伯玉曰：「可也，非其要也。」曰：「遣使致聘，以修鄰好，何如？」曰：「可也，非其要也。」曰：「慎簡百僚，毋曠厥官，何如？」曰：「可也，非其要也。」曰：「社閟文謁，勿使行政，何如？」曰：「可也，非其要也。」曰：「斥擯奸回，崇厥正士，何如？」曰：「可也，非其要也。」曰：「儉德是共，屏棄淫侈，何如？」曰：「可也，非其要也。」曰：「懷保小民，夙夜匪懈，畏之如天，敬之如神，綏之如子，何如？」曰：「斯其至矣！有民斯有國，有國斯有君。民者君之天也，君之則君，舍之則獨夫耳，可不畏哉！」公曰：「善哉言乎！」君子曰：蘧伯玉之言，其有激哉！君者主民，民之從君，猶水朝宗，振古然也。而曰民為君之天，何耶？雖然，天之生民，使君主之，不使虐之，虐之非君也。是則君為民立，民亦重矣哉。

趙成陽堪，其宮火，欲滅之，無階可升，使其子胸假於奔水氏。胸盛冠服，委蛇而往。既見奔水氏，三揖而後升堂，默坐西楹間。奔水氏命儐者設筵，薦脯醢觴胸。胸起，執爵啐酒，且酢主人。觴已，奔水氏曰：「夫子辱臨敝廬，必有命我者，敢問？」胸方白曰：「天降禍於我家，鬱攸是崇，虐焰方熾。欲緣高沃之，肘弗加翼，徒望宮而號。聞子有階可登，盍乞我？」奔水氏頓足曰：「子何其迂也！子何其迂也！飯山逢彪，必吐哺而逃；濯溪見鱷，必棄履而走。宮火已焰，乃子揖讓時耶？」急舁階從之。至，則宮已燼矣。君子曰：迂儒僨事，往往類此，是何可勝道！人以經濟自負，臨事之際，或不知急緩，以至覆亡，亦何其謬哉！

中山君嬖梁其生。生蹇亻產而椎鄙，盡國中無過者，唯中山君宜之，一朝不見，輒若有所失。語大夫旃曰：「梁其生其智人哉？何為能安我也？」大夫旃曰：「心成憐，白髮玄。情弗怡，豔色媸。從古然也。」中山君曰：「何哉？」大夫旃曰：「君聞癸北子之為人乎？子慎妃耦，十年不遂，恒鬱鬱離居。曲逆有醜女，眇左目，疹瘢如叢珠，且黑而羸。曲逆人過而不睨。醜女怒，去從師學擊築，彈坎篌，三年精其技。又善為《北裏》之舞以惑人。子一見大悅，致厚幣聘以歸，字曰玄姬。朝築焉，莫坎篌焉，嬖之甚。子

稍出遊，歸必熟視其面，無不妍者，反笑世人多一目云。其友宛爰都憐之，為致趙女，光豔皦照人，世謂閻須、白台不能似之。子逐出曰：『何物醜類，敢儕吾玄姬？』所謂玄姬，其君之智人歟？」中山君笑曰：「大夫言過矣！」君子曰：中山君之蔽，一至是乎！妍媸最易辨，且不可，況其他乎？世道既汙，以佞為賢，以正直為憸邪者，皆是也。尚何暇中山君之笑哉！尚何暇中山君之笑哉！

宋大心鉤與公玉乘、無庸伯仇，同居於乘丘。大心鉤學內聖外王之道，淫淫而洽於心。公玉乘迂之曰：「子之道古也，不宜於今。是翠黃擒鼠也，千不得一焉。」乃舍去，學假仁定霸之術，三年而足之。無庸伯仇又尤之曰：「子病大心鉤，善矣。子道亦未為得，是使韓盧捕鼠，百而一中焉。予所業則異於是。」公玉乘曰：「何術也？」曰：「捭闔之術也，儀、秦之舌，申、韓之法，軫、到之略也。放之一邑則一邑服，放之一國則一國準，放之天下則天下從。是使蒙貴襲鼠也，十不失一焉。」大心鉤、公玉乘疑之，相與說於秦王。大心鉤進曰：「王道如春，煦嫗兆民，無跡可窺，均囿至仁。王假臣以三十年，鴻化覃於邇遐矣。」王曰：「子之言美矣，惟黃虞能致之爾，寡人不能伺也。」目公玉乘言，公玉乘進曰：「揣摩地勢，明王之制，義融於人，己蝕其利。王假臣以十年，霸業可定矣。」王曰：「子之言良矣，惟桓、文能行之爾，寡人不能學也。」無庸伯仇見二人所對不合，於是不待王見問，目如明星，風雷隱隱起舌間，利害粲如也。言已，且繼曰：「願王假臣五月之久，四海諸侯皆懼，膝行而來朝矣。」王大悅，曰：「此寡人夙夜不敢忘者也！」即命為上大夫，與聞國政。公玉乘去之齊，不遇，又之宋、之衛，無客之者。晉人聞而召之，亦為大夫。大心鉤轍環諸侯，皆不售，老死垂丘，一如無庸伯仇之言。君子曰：羽籥、于戚之舞，不可施鄭、衛之邦，亦猶子女優雜之戲，不可陳齊、魯之俗。大心鉤欲行先王之道於春秋之世，難矣哉！

晉定公好以位驕人。揚食我諫曰：東海有巨魚，名王鮪焉，不知其大多少。赤幟曳曳見龕赭間，則其鬣也。王鮪出入海中，鼓浪噴沫，腥風蓋翛翛然云。逢鯉必吞，日以十千計不能饜。出遊黑水洋，海舶聚洋中者萬，王鮪一噴，皆沒不見。其從雄行海間，孰敢向問之者？溯潮上羅剎江，潮退膠焉，矗若長陵。江濱之人以為真陵也，涉之，當足處或戰，大駭。斫甲而視，王鮪之肌。乃架棧而臠割之，載數百艘。烏鳶蔽體，群啄之，各飫。夫王鮪之在海也，其勢為何如？一失其勢，欲為小且不可得，位其可恃乎哉？」定公曰：「寡人已知之矣，子姑就舍。」君子曰：德稱其位者恒下人，反是則驕。是何也？德則虛，不德則盈。虛則能容，盈則覆，理也。傳曰「君子以虛受人」，又曰「日中則昃」，可不信夫！

齊侯再伐山戎。賓胥無問曰：「聞君將有事山戎，然乎？非與？」公曰：「然。何如？」曰：「以臣觀之，可伐者五，不可伐者一。」公驚曰：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謀夫孔多，可伐者一也。矛戟銛利，幡幟精明，可伐者二也。既廩充刃，餉弗絕，無仰於鄰，可伐者三也。卒乘輯睦，隊伍成列，不戰則已，戰無不克，可伐者四也。大而陳、蔡、宋、衛，小而邾、鄧、杞、薛，皆與國也，奔號承令，匍匐恐後，可伐者五也。以此言之，止君勿行者惑也。臣竊有私焉，夫山戎，蕞爾之邦也，使誠有罪，君亦既伐之矣，奈何再乎？為土地耶，海濱千里，君悉有之，何愛僻遠之野，以廣君土疆？為民人耶，衣冠劍舄，充斥君之境上，何愛魋結卉裳之俗，以亂我邊陲？為一戰可以定伯耶，君已帖陳服鄭，親魯而攘楚矣，何假乎山戎？今再帥師，徒使斯民肝腦潤草莽，枯骸暴原野耳。夫爭地以戰，殘民以逞，非仁君也。非仁君不足以霸諸侯，此不可伐一也。」齊侯曰：「大夫言固善，山戎屢悖寡人，奈何？」賓胥無曰：「熊羆豺虎並家於山，蛟鼉魚鱉俱穴於淵，九彝百蠻均宅於仁。君務仁德之修，獨不能容一山戎乎？容之則來庭，伐之則叛去，力不勝德故也。君請改圖焉。」齊侯曰：「大夫之言善。」止。君子曰：桓公賢君哉，不然，何聞義則服如此也。

南文子任衛國之政，察見淵魚，人莫不畏之。一旦忽若狂易者，以足衣為巾，以冠纓苴履，以食豆而羹簞，百物靡不反者。衛君深憂之，親枉駕文子之閭，問曰：「先生病耶？」曰：「臣非敢病也。」曰：「先生非病，何反悖若是耶？」曰：「臣非敢反悖也，效尤也。」曰：「何謂效尤？」曰：「今國中法制不定，上下無章，驍暴者字民，孱夫操弓矢出鬥，是簞受羹而豆盛食也。貴戚之卿混乎輿台，是履苴冠纓也。髡鉗之倫升於上士，是巾足衣也。舉國反易，而無一人悟者，君顧獨憂臣乎？臣實病，亦一身爾，如國何？」衛君曰：「目能察白黑，而不見其睫。心能識壯耄，而不覺其形。自蔽之患也，請為先生更諸。」君子曰：南文子托疾以悟衛君，美矣。衛君聞之，即有心目之喻，亦易悟也哉。《詩》曰：「鶴鳴於九皋，聲聞於天。」此之謂也。

漁者庶其廉與婦競絕，數月不通。於越入楚，兵大掠。各東西匿，死生不相恤。人諍庶其廉盍聚諸，輒謝去。一日，漁於海，獲甲蟲曰鱟，雌雄相負，雖風濤不解。庶其廉悔曰：「是物也，人或不如可乎？」歸召婦與居，禮之終身。君子曰：陰陽合而大化彰，寒暑正而歲功成，夫婦和而家政理。天道也，亦人道也。俗降世汙，有反目至死弗覿者，不亦悲夫！視庶其廉之能悔，抑又賢矣。

秦有尊盧沙者，善誇談，居之不疑。秦人笑之，尊盧沙曰：「勿予笑也，吾將說楚以王國之術。」翩翩然南。迨至楚境上，關吏縶之，尊盧沙曰：「慎毋縶我，我來為楚王師。

」關吏送諸朝，大夫置館之。問曰：「先生不鄙夷敝邑，不遠千里，將康我楚邦。承顏色日淺，未敢敷布腹心，他不敢有請，姑聞師楚之意，何如？」尊盧沙怒曰：「是非子所知！」大夫不得其情，進於上卿瑕。瑕客之，問之如大夫。尊盧沙愈怒，欲辭去。瑕恐獲罪於王，亟言之王。趣見。未至，使者四三往。及見，長揖不拜，呼楚王謂曰：「楚國東有吳越，西有秦，北有齊與晉，皆虎視不瞑。臣近道出晉郊，聞晉約諸侯圖楚，刑白牲，列珠槃玉敦，歃血以盟曰：『不禍楚國，無相見也。』且投璧祭河，欲渡。王尚得奠枕而寢耶？」楚王起問計，尊盧沙指天曰：「使尊盧沙為卿，楚不強者有如日。」王曰：「然。敢問何先？」尊盧沙曰：「是不可以空言白也。」王曰：「然。」即命為卿。居三月，無異者。已而晉侯帥諸侯之師至，王恐甚，召尊盧沙卻之。尊盧沙瞠目視，不對。迫之言，乃曰：「晉師銳甚，為王上計，莫若割地與之平耳。」王怒，囚之三年，劓而縱之。尊盧沙謂人曰：「吾今而後，知誇談足以賈禍。」終身不言，欲言捫鼻即止。君子曰：戰國之時，士多大言無當，然往往藉是以媒利祿，尊盧沙亦其一人也。使晉兵不即至，或可少售其妄。未久輒敗，亦不幸矣哉！歷考往事，矯虛以誑人，未有令後者也。然則尊盧沙之劓，非不幸也，宜也。

宋有白冥子旗，耕於渠葉之野，得石焉。圓而皙，肉且倍好，上有蒲穀文。子旗熟視之曰：「質如截昉，澤而有章，其璧也哉？孚尹旁達，廉而不劌，其璧也哉？無功而家大寶者禍，當獻諸朝。」於是沐浴冠帶，言於周王曰：「臣渠葉之賤夫也，偶挈耒耜以耕，竊不自意，地不愛寶，獲嘉璧焉。臣不敢私，聞王將有事上帝、方明，六玉闕其一焉，敢獻諸下執事。」王使大夫窾受璧，薦諸玉尹。玉尹曰：「嘻，是璠也。」卻還之。子旗抱石歎曰：「吾聞有道之朝，是與非別白。繡衣雖華，不髹以補冠，太阿雖鈍，不季以割牲。今強謂璧為璠，可不可乎？」楚丘丈人過而視之，曰：「子旗其幸矣哉！」子旗怒曰：「何幸也？」曰：「卞和以玉獻尚遭刖，況爾薦璠者乎？」子旗終不悟。君子曰：士以真材銜，且猶不可，假才能自致與？嗚呼，世不特一子旗也。

越人甲父史與公石師交。甲父史能計而弗決，公石師善決而計疏，各合其長，事無留行，人兩而一心也。因語相侵，離去，政輒敗。密須奮泣諫二人曰：「君不聞海蟲有水母乎？水母無目，資蝦以行，蝦亦資水母食，兩不能無也。水母姑置之，又不聞有瑣吉乎？腹藏蟹，饑則蟹出求食，歸則瑣吉飽。否乃死，蟹失所巢，亦兩不能無也。瑣吉姑置之，又不聞夏屋有蠏鼠乎？與邛邛、巨虛比，為邛邛、巨虛齧甘草。即有難，邛邛、巨虛負而走，亦兩不能無也。蠏鼠姑置之，又不聞西域有共命之鳥乎？枳首一體，性多妒，饑則爭啄，一俟其瞑，餐毒草害之，及下嗌皆斃，亦兩不能無也。是皆山海蟲爾，不足怪。雖人亦有之，北方有比肩之民，迭食而迭望，失一則死，亦兩不能無也。今二人甚類之，

其所異者，彼以形，此以事爾。奈何離去？奈何離去！」二人相顧曰：「微奮言，吾等將愈敗。」歡焉如初。君子曰：十二官各有所司，必相資以成體。況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長，何可自用乎？密須奮可謂善諷矣！

猗於皋聞尾勺氏畜豹善捕獸，以雙白璧易之。且肆筵，召所與遊者飲，出豹於庭而譋其能。於是治金為繩，繫之文羅，日割牲啖之。居亡何，有碩鼠過宇下，急解豹斃之。豹視鼠若不見，猗於皋怒詈之。他日又有鼠過焉，猗於皋復縱之，豹遇鼠如初。猗於皋怒鞭之，豹輒嗥，猗於皋愈鞭之。易以縲紲，置之牛羊棧中，日以糟。豹喪欲泣，猗於皋之友安期子佗聞之，誚曰：「吾聞巨闕雖利，補履不如利錐；錦綺雖麗，供不如尺布；文豹雖鷙，擒鼠不如狸狌。子何愚也？曷不用狸搦鼠，而縱豹捕獸哉？」猗於皋說，如其言。未幾，狸捕鼠且盡，豹獲獐鹿麃麂以歸，無算者。君子曰：獸固善捕，亦各有所能，至於用人，乃違其才，何耶？

楚多鶉，善格，如膠弗之解。大夫黎嗜之，偶使韓，遂挾以行。左右言於韓君，君說之，令國中羅鶉與格，皆不勝。君以韓無鶉，愧之。無鉤大夫曰：「夫鶉，海內所有也，而韓獨無乎？然而能格與否，在所擇焉爾。今衣褐而班文鶉也，翁鱗而尾佳鶉也，刀啄而劍距鶉也。鶉則鶉矣，求能格者幾何？雖然，此不足道也。國中圓冠方屨，堯行舜趨者，皆士也，能與君排難解紛者復幾何？能否在君，不在物也。」君說。擇善鶉與黎格，卒大勝。韓因此而得擇士之法。君子曰：古語有云，羊質而虎皮，見草悅，見豺戰，士鮮不類之。然豈無真虎哉？亦患人君不能用耳。

楚帥師伐晉，晉人恐，嚴甲兵以待。楚入河陽，退師，未幾又入，如是者三。晉侯疑，朝群臣問焉。伯瑕對曰：「楚誘我也，急宜驅，弗驅必深入，存亡不可期。」晉侯曰：「子計疏矣。」伯瑕恚曰：「君如弗納臣言，臣終不能俘隨君，請先去之。」晉侯斥之，問步毅。步毅對曰：「楚非昔楚矣，執政眾乖，內嬖日盛，曳綺穀而副玉珈者，後宮千人，旦謳莫酣，惟日不足，焉能及我？」問士渥濁。士渥濁對曰：「毅言固當，亦知其一，未知其二者也。楚西有秦難，東諸侯則齊、鄭、魯、衛，枕戈待隙，獨吾國有新喪，未暇攻。彼虞我兵起，五國必應之，故先動相制耳，不足慮也。」問范。對曰：「如二大夫言。」問韓起。韓起大笑絕纓。晉侯變色曰：「大夫笑寡人乎？」起對曰：「老臣何敢笑君？實笑雁奴不知也。」晉侯曰：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具區之澤，白雁聚焉，夜必擇棲。恐人弋己也，設雁奴環巡之，人至則鳴，群雁藉是以瞑。澤人熟其故，爇火照之，雁奴戛然鳴，澤人遽沉其火。群雁皆驚起，視之無物也。如是者四三，群雁以奴紿己，共啄之。未幾，澤人執火前，雁奴不敢鳴，群雁方寐，一網無遺者。今楚師進退三，

執火之謂也，君何不少察之乎？」晉侯曰：「人不當如是哉！」於是大嚴守備。楚子聞之，曰：「勿謂晉無人。」不敢侵。君子曰：晉侯其善謀哉！集眾人之慮，必有一長者。及韓起獻計，楚人知悉其情，遂退師。《詩》云：「先民有言，詢於芻蕘。」況士乎？

宋剔成君自高，視群臣皆下。有諫者，輒拒曰：「爾欲上我耶？毋不已也。」指所佩劍曰：「懼此乎？」皆怖汗而退。欲造九成台於雍丘之郊，恐群臣言，戒門者毋納士，納則死。北殷子且謂門者曰：「吾將見吾君。」門者沮之。子且堅欲入，且曰：「吾事君十年，豈不知君？君所甚惡者諫耳，吾不諫則已，何沮也？」曰：「子既不諫，欲入何為？」曰：「吾善為雞戲，將以悅君也。」門者入白剔成君，君召至。子且鼓肱為翼，膠膠而長鳴。鳴已，急趨出，氣甚暢。君怪之，趣使還，問曰：「子人耳，乃效雞鳴，何也？」曰：「臣尊雞甚，故效之。」曰：「何故尊之？」曰：「臣以堯舜之知，或不如也。」曰：「是何言與？是何言與！寡人聞，非聖人者無法，況方之異類乎！」曰：「臣焉敢非聖人，竊有疑也。道蔽天地者堯，德極萬世者舜，皆古聖人也。今謂其知不雞若者，誠過乎激。然風雨晦冥，能司晨不愆度者，堯舜能之乎？」曰：「不能也。」曰：「堯舜雖大聖，司晨必以雞乎？」曰：「固也。」曰：「君知如此，奈何盡下群臣無若雞者乎？」君喜曰：「群臣無言及茲者，今乃始聞之。寡人有過，子宜力諫也。」曰：「君令臣諫，臣不敢隱。今賦急民單，環四封皆強敵，夙夜憂勤，且懼不免，況事遊觀乎？」曰：「寡人不敢也。」曰：「君曰不敢，而造九成之台，何也？」剔成君即日罷其役。君子曰：日之行晝，天下無不照。月之行夜，萬國無不明。然日月之光有所不及者，一燈之微，足補其功。此蓋子且雞喻之說也。

余為《燕書》四十篇，蓋取鄭人誤書「舉燭」之義。讀者好之，謂有秦漢風。余獨愧汗弗止者，何也？自嬰憂患以來，神情銷沮，見於觚翰之中，氣芬而辭荒，惡在其能秦漢也？不猶優孟之似孫叔敖哉！至正丁酉夏五月記。

擬答魏扑絕秦書

昔我嬴秦，實長西戎。獻公不我鄙夷，以伯姬歸我穆公，穆公不敢忘。獻公薨，國內不靖，群公子出奔。穆公懼大國社稷之隕，會齊人納惠公於晉。惠公許以河外列城五，東盡虢略，南及華山，內及解梁城。言猶在耳，乃即背之。會晉薦饑，來乞糴於我。諸大夫惡惠公二三其德也，欲乘機伐之。穆公則曰：「其君是惡，其民何罪？」於是乎輸粟於晉，自雍及絳，相繼不絕。未幾，秦亦饑，穆公又曰：「晉君其能恤我民矣乎？」遣使之晉。惠公弗念穆公之施，絕而弗與。穆公不得已，有韓原之師，相從惠公而西。雖

然，豈敢以至？即改館，饋七牢焉，使歸於國。及晉再饑，穆公又餼之粟。惠公薨，懷公遣師軍於廬柳，威靈所加，孰不畏之？我穆公忘己之弱，使公子縶如晉師，天誘其衷，退軍於邻。文公遂入曲沃，朝於武宮。呂郤畏逼，將焚公宮，以圖不軌。穆公知之，乃潛會文公於王城，誘而殺之。文公即位，來逆夫人嬴氏。穆公以晉國大臣未附，俾三千人衛之以歸。微我穆公，惠、文之能有國，未可知也，則是我有大勳於晉，豈惟諸侯知之？皇天后土，實與聞焉。文公當不忘我舊德，戮力同心，以輔王室。

子帶之亂，天王出居於鄭，使左鄢父來告難，亦使簡師父以告於晉。我穆公左執鞭弭，右屬櫜鞬，親帥師屯於河上，以遲文公。文公恐我分其績也，乃辭我師而下，納王於成周，殺太叔於隰城，而獨受陽樊、溫原、攢茅之田。我穆公不敢言。文公自是信宣於諸侯，虞夏商周之胤，莫不震疊，相率而朝於晉。非為秦也。文公又以諸侯方睦，欲修舊怨於鄭。穆公畏文公之威，不我自寧，急出師軍氾南。鄭伯恐，使燭之武來言曰：「君嘗為晉君賜矣，許君焦瑕，朝濟而夕設版焉，君之所知也。夫晉何厭之有？既東封鄭，又欲肆其西封，若不闕秦，將焉取之？」穆公聞其言而懼，結盟而還。

文公薨，襄公即位。穆公有事於鄭，未嘗以一矢犯晉疆場。襄公蔑棄我穆公，以墨衰即戎，敗我於殽，殄殲我卒徒，繫累我三帥。我穆公亦不唯晉之怨，乃自悔過，誓告於群臣。然猶願徼靈於惠、文，以事我襄公。襄公不察我之誠，又帥宋、陳、鄭三國之師，取汪及彭衙。國中之人怒曰：「晉不報德則已，乃日事干戈，是欲滕、薛我也。」將悉敝賦，以待於郊，亦冀晉人遣一介行李之來，修復舊好。襄公唯力是恃，又伐我，圍邝新城。

襄公薨，穆公亦即世。晉人以國家多難，欲立長君，使先蔑、士會如秦，逆公子雍。我康公唯穆公之事是效，多帥徒衛以納之。晉人遽食前言，而立靈公，又敗我於令狐。自時厥後，又取我少梁，又戰我於河曲。康公薨，共公即位。靈公亦悔於厥心，欲求成於我。又不明言，以侵崇急我。我共公惡其詭道，弗敢與成。靈公薨，景公即位。景公不務撫綏秦民，又迫我於輔氏。

景公薨，君嗣厥位。寡人謂二三大夫曰：「我兩國匪以玉帛相見，而以興戎，寡人之恥也。盍行成乎？」君亦降心相從，會於令狐，而盟於河之東西。口血未乾，又使郤颺乞師於魯，欲以伐我，且以蔓辭，以文致我罪。寡人聞之，困獸猶鬥，況國乎？君既有意督過矣，寡人亦何愛一國士卒，不與君周旋左右乎！君若惠顧前好，唯令狐之盟是申是尋，亦唯命；鍛乃戈矛，備乃弓矢，俾兩君相見於野，亦唯命。寡人敢帥西方之諸侯，

俯伏以聽，唯執事其進退之。

補范少伯辭越王書

臣聞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，古之明戒也。臣雖不佞，竊嘗從事斯語，敢白其私於下執事，唯君王加察焉。

臣本南陽一布衣，自謂衰賤，未嘗世祿，故飲食則甘天下之無味，居則安天下之賤位，被髮佯狂，不與於世。而君王待之過禮，置諸群臣之列。臣日夜心計之，一介狂士，而上辱君王之知如此，當盡瘁以事國。即於國事無所建白，設有不幸，誓伏劍結纓，以報稱萬一。言雖不出諸口，上帝鬼神實鑒臨之。夫椒之役，夫差介其人民之眾，以殘伐吾邦，夷吾宗廟，邦為空棘。君王以餘兵五千，保棲會稽，下守溟海，唯魚鱉是見，困亦甚矣。夫差不道，復追而圍之。大夫種膝行頓首請成，夫差聽申胥讒，毅然不許。君王恚甚，至欲殺妻子，燔寶器，觸戰以死。臣時在左右，憂懼不知所為，亦屢思克踐前志。所以未忍即死者，將有所圖也。幸賴先王之靈，夫差悔過，卷旆而旋。君王既反國，臣亦得效犬馬奔走，與大夫柘稽為質於吳。

夫差畏君王之威，不敢久留臣，遣之東歸。君王因與臣及大夫種謀，以復仇為事。食不殺而饗，衣服純素，不衿不玄。內飭其政，外事諸侯。如是者二十餘年，始發習流二千，教士四萬人，君子六千人，諸御千人，有事於吳，及其平而還。後四年，復往伐焉。敗之於囿，又敗之於郊，又敗之於津。如是三戰三北，遂圍之，棲夫差姑胥之山。夫差使王孫駱，肉袒膝行請成。君王弗之許，乃被五勝之衣，帶步光之劍，仗屈盧之矛，瞋目大言以執之。夫差懼，太息四顧，引劍而死。君王乃北渡淮，與齊、晉諸侯會於徐州，致貢於周。周元王使人致胙，命為伯。當是時，越兵橫行江淮東，諸侯畢賀。

初，君王之在會稽，其辱為已甚。臣豈不知主憂則臣勞，主辱則臣死？其不能即死者，為此事也。藉君王之威武，二三大夫之用命，一雪其仇，始願從會稽之誅。君王憐臣之愚，不賜臣以死，乃欲與臣分國而治。且臣聞之，四時之序，成功者去，天之道也。功成名遂身退，明哲之事也。持祿固位，知進而不知退，危亡之道也。昔晉大夫祈奚為中軍尉，請老而歸，身名俱全，人以為知分。申侯有寵於楚、鄭之君，楚、鄭之君唯其言之是聽，無不可者，卒致首領不保，為天下萬世笑。何也？不能退也。況臣起自布衣，幸得侍衛左右，何功於越？而稱上將軍。大名之下，難以久居。若戀執寵榮而沈溺不返，不有人禍，必有天殃。君王幸察臣知止知足之意，賜臣骸骨，得乘扁舟，出三江入五湖，

去耕東海之濱，則志願畢矣。唯君王留意焉。

五炁大有寶書

《陵梵騫辰五炁大有寶書》，為句曲外史陳太虛作。太虛性好道，合丹鶴台澗中，聞余嘗究《大洞真》諸部書，求發其秘。予因攬精搴華，為辭五章，托於中黃靈君，序以告焉。然而語各有徵，意皆有寓，太虛慎覽之，則玄玄之道畢矣。序曰：

玄玄浩劫，龍漢開天。中黃靈君，三景之尊。運動玉樞，道合大始。神化元幽，莫知其幾。據白坐，敷演妙音。陵梵騫辰，分合五炁。五炁鬱勃，凝為天章。九始東炁，龍文流元。瑤華洞陽，王都回先。太黃開清，二象淵通。空清淨霊，上炙五衝。三微南炁，神文委精。堂曜煥戶，觀明啟庭。八都錄圖，十澤應徵。上下蓊莫，神駕肅徵。七華西炁，策文命基。象極載御，璿房薦釐。天元危宮，六天上書。寒靈之府，日闔以舒。五威北炁，皇文馭剛。孝芒宸居，梵度翕章。鬱陰絕密，明都皓良。泉曲宵台，煜煜吐陽。一元中炁，玉文養和。上無宛黎，下爽龍阿。虛皇元老，於此嘯歌。神母亭毒，萬有乃多。青赤白黑，從橫糾錯。黃氛間中，八角布耀。景靈散煥，潛運勃英。堪輿停輪，日月避舍。鬱紛份羅，光偏璿極。元陽玉匱，九靈元篇。《大有寶書》，實垂玉簡。飛元上仙，惟耀魄寶。或靈威抑，或赤熛怒。或白招矩，或協光紀，或含樞紐。晝夜動行，遊神黃寧。朱熾下藏，冥元上升。凝合妙真，洽於太神。與道為祖，周流八津。羅明皇真，蒙翳大神。龍變巴元，劫仞之神。元康和暢，出入七門。神風流煙，歸於無明。無方無象，無景無聲。無兆無朕，無幽無明。廓落單鬱，皇明流泠。大微扈衛，紫垣鬯英。可以度世，可以延齡。可以閼邪，可以辟兵。藏之金室，龍鬼守扃。勿授下士，以褻我天經焉。

東方延藍渺鬱康彌浮皇洞真青炁九始龍文

太清混微天一芽，至神旁魄飛九遐。靈腴上浮三素遮，神霄赤明生玉葩。陽林褰開洞真過，紫充藏胞暈幽霞。帝真導肥上範和，翠元交生象胚華。輪化無方正不邪，生生不恤年劫多。

南方帝潨禪育鬱羅乾那洞神赤炁三微神文

太明開景標朱陵，大化坱圠物以神。星馬在皂鶉吻伸，絳泉上卷華池津。梵英公子司炎

垠，華闕陽堂風火輪。自然元照符明真，繁想刊落曜中根。遙翰輕迅上天閻，赤混寶瀣資精元。

西方顥凝飛元雍觀龍炎洞精白炁七華策文

太素皇梵揚金晶，白藏御序肅五兵。空洞浮寥元極並，散華潛收哺飛明。紫陽瓊蓯割辰衡，璿關起爽歸元瓔。嘉稷還結真一庭，泰元左右棲八靈。昏昏默默中有精，須延勿使霆鬼偵。

北方爽朗兜術大演瀟圖洞明黑炁五威皇文

太冥浩阿君四蒙，清泠使者都大宮。玉靈玄胄四日彤，纏以長蛇澀欲封。寒庭幽閨壓羅酆，雙館陰閉關元通。騫爽回翳神自雄，浮遊反命蘊衝容。離羅來居百靈從，出入三際應無窮。

中央阿奕流華曜駕回飆洞靈黃炁一元王文

黃房淵元圍中規，懸空特立無東西。虛元煥落含浮黎，中扃束紐北極齊。神輝旁射嬰素，太乙流珠混若。黃寧練胎元命稽，陰陽大分和天倪。鬼戶闖入日嘯啼，至士聞道當勿迷。

答章秀才論詩書

濂白秀才足下：承書，知學詩弗倦，且疑歷代詩人皆不相師，旁引曲證，亹數百言，自以為確乎弗拔之論。

濂竊以謂，世之善論詩者，其有出於足下乎？敢然不敢從也。濂非能詩者，自漢魏以至於今，諸家之什，不可謂不攻習也。薦紳先生之前，亦不可謂不磨切也。揆於足下之論，容或有未盡者，請以所聞質之，可乎？

《三百篇》勿論已，姑以漢言之。蘇子卿、李少卿，非作者之首乎？觀二子之所著，紆曲淒惋，實宗《國風》與楚人之辭。二子既沒，繼者絕少。下逮建安、黃初，曹子建父子起而振之，劉公幹、王仲宣力從而輔翼之。正始之間，嵇、阮又疊作，詩道於是乎大盛。然皆師少卿而馳騁於《風》《雅》者也。自時厥後，正音衰微。至太康復中興，陸

士衡兄弟則效子建，潘安仁、張茂先、張景陽則學仲宣，左太衝、張季鷹則法公幹。獨陶元亮天分之高，其先雖出於太衝、景陽，究其所自，得直超建安而上之，高情遠韻，殆猶大羹充郤，不假鹽醯而至味自存者也。元嘉以還，三謝、顏、鮑為之首。三謝亦本子建，而雜參於郭景純。延之則祖士衡。明遠則效景陽，而氣骨淵然，駸駸有西漢風。餘或傷於刻鏤，而乏雄渾之氣，較之太康，則有間矣。永明而下，抑又甚焉。沈休文拘於聲韻，王元長局於褊迫，江文通過於摹擬，陰子堅涉於淺易，何仲言流於瑣碎。至於徐孝穆、庾子山，一以婉麗為宗，詩之變極矣。然而諸人雖或遠式子建、越石，近宗靈運、玄暉，方之元嘉，則又有不逮者焉。

唐初承陳、隋之弊，多尊徐、庾，遂致頹靡不振。張子壽、蘇廷碩、張道濟相繼而興，各以《風》《雅》為師。而盧昇之、王子安務欲淩跨三謝，劉希夷、王昌齡、沈雲卿、宋少連亦欲蹴駕江、薛，固無不可者。奈何溺於久習，終不能改其舊，甚至以律法相高，益有四聲八病之嫌矣。惟陳伯玉痛懲其弊，專師漢魏而友景純、淵明，可謂挺然不群之士，復古之功，於是為大。開元、天寶中，杜子美復繼出，上薄《風》《雅》，下該沈、宋，才奪蘇、李，氣吞曹、劉，掩顏、謝之孤高，雜徐、庾之流麗，真所謂集大成者，而諸作皆廢矣。並時而作有李太白，宗《風》《騷》及建安七子，其格極高，其變化若神龍之不可羈。有王摩詰，依仿淵明，雖運詞清雅，而萎弱少風骨。有韋應物，祖襲靈運，能一寄穠鮮于簡淡之中，淵明以來，蓋一人而已。他如岑參、高達夫、劉長卿、孟浩然、元次山之屬，咸以興寄相高，取法建安。至於大曆之際，錢郎遠師沈、宋，而苗、崔、盧、耿、吉、李諸家，亦皆本伯玉而宗黃初，詩道於是為最盛。韓、柳起於元和之間。韓初效建安，晚自成家，勢若掀雷抶電，撐決於天地之垠。柳斟酌陶、謝之中，而措辭窈眇清妍，應物而下，亦一人而已。元、白近於輕俗，王、張過於浮麗，要皆同師於古樂府。賈浪仙獨變入僻，以矯豔於元、白。劉夢得步驟少陵，而氣韻不足。杜牧之沈涵靈運，而句意尚奇。孟東野陰祖沈、謝，而流於蹇澀。盧仝則又自出新意，而涉於怪詭。至於李長吉、溫飛卿、李商隱、段成式，專誇靡曼，雖人人各有所師，而詩之變又極矣。比之大曆，尚有所不逮，況廁之開元哉！過此以往，若朱慶餘、項子遷、李文山、鄭守愚、杜彥之、吳子華輩，則又駁乎不足議也。

宋初襲晚唐、五季之弊。天聖以來，晏同叔、錢希聖、劉子儀、楊大年數人，亦思有以革之，第皆師於義山，全乖古雅之風。迨王元之以邁世之豪，俯就繩尺，以樂天為法。歐陽永叔痛矯西昆，以退之為宗。蘇子美、梅聖俞介乎其間，梅之覃思精微學孟東野，蘇之筆力橫絕宗杜子美，亦頗號為詩道中興。至若王禹玉之踵徽之，盛公量之祖應物，石延年之效牧之，王介甫之原三謝，雖不絕似，皆嘗得其仿佛者。元祐之間，蘇、黃挺

出，雖曰共師李、杜，而競以己意相高，而諸作又廢矣。自此以後，詩人迭起，或波瀾富而句律疏，或煆煉精而情性遠，大抵不出於二家。觀於蘇門四學士及江西宗派諸詩，蓋可見矣。陳去非雖晚出，乃能因崔德符而歸宿於少陵，有不為流俗之所移易。馴至隆興、乾道之時，尤延之之清婉，楊廷秀之深刻，范至能之宏麗，陸務觀之敷腴，亦皆有可觀者。然終不離天聖、元祐之故步，去盛唐為益遠。下至蕭、趙二氏，氣局荒頹而音節促迫，則其變又極矣。

由此觀之，詩之格力崇卑，固若隨世而變遷，然謂其皆不相師，可乎？第所謂相師者，或有異焉。其上焉者師其意，辭固不似，而氣象無不同。其下焉者師其辭，辭則似矣，求其精神之所寓，固未嘗近也。然唯深於比興者，乃能察知之爾。雖然，為詩當自名家，然後可傳於不朽。若體規畫圓，準方作矩，終為人之臣僕，尚烏得謂之詩哉！是何者？詩乃吟詠性情之具，而所謂《風》《雅》《頌》者，皆出於吾之一心，特因事感觸而成，非智力之所能增損也。古之人其初雖有所沿襲，末復自成一家言，又豈規規然必於相師者哉！嗚呼，此未易為初學道也。近來學者，類多自高，操觚未能成章，輒闊視前古為無物，且揚言曰：「曹、劉、李杜、蘇、黃諸作，雖佳不必師。吾即師，師吾心耳。」故其所作，往往猖狂無倫，以揚沙走石為豪，而不復知有純和衝粹之意。可勝歎哉！可勝歎哉！濂非能詩者，因足下之言，姑略誦所聞如此，唯足下裁擇焉。不宣。濂白。

答郡守聘五經師書

十一月二十七日，承遣使者來山中，賜以書幣，強濂為五經之師。聞命驚愕，不知所云。

雖然，執事之意則甚善也。昔舒人文翁為蜀郡守，招下縣年少者為學官弟子。每行縣，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，蜀地大化，比齊、魯焉。執事亦舒產，是宜汲汲孜孜，欲追躅於文翁也。然而興學在乎明經，明經在乎選傅，得良傅則正鵠設而射志定，土範齊而鑄器良，聲流教溢，俗轉風移。反是則政墮矣，此則執事不可不慎者也。

濂也不敏，幼即多病，若藝黍稷，與肇牽車牛、遠服商賈之事，皆力所不任。靖自念之，吾將何執以閱世乎？適家藏古書數千卷，因取翻閱，習久成性，遂不欲棄去，然亦藉是以自遣耳，非有所能也。是故家庭之間，未嘗以知經稱之。豈直家庭哉，至於鄉黨州閭，亦未嘗謂其通經也。執事者不之察，一旦強儒之，使服深衣大帶，張拱徐趨於講堂之上，吾恐人無不笑之。而所笑者，又恐不止於區區也，執事何為欲強之乎？

況《五經》自孟氏後無兼通之者，如施讎之《易》，大、小夏侯之《書》，轅固、韓嬰之《詩》，尹更始之《春秋》，慶普、鄭興之《禮》，各僅僅成家而已。濂視數子之間，曾不足負羈紲以從。執事采浮華而忘本實，但見耳目具者輒聘以為師。執事倡之曰「某可師也」，左右畏威，莫敢諫白，又從而和之曰「某實可師也」，所以濫及於濂。濂縱不顧清議，曲徇執事意而匍匐從之，衿佩森如立竹，執經問難，欲屏之耶，則所職何事？欲應之耶，則環視其中，枵然無所有，其於窘迫，實有不堪。執事何為欲強之乎？

古之通經者，非思騰簸口舌，以聾瞽時俗，實欲學為忠孝。而孝者又百行之冠冕，苟於孝道有闕，則雖分析經義如蠶絲牛毛，徒召辱耳。陽城為學官時，謂諸生曰：「凡學者，學為忠與孝也。」諸生有不省親者乎？其有不省親者，即斥去之。此古人龜鑒也。濂嚴父年垂八十，旦莫弄雛親側，以盡愛日之誠，猶懼不足。乃使棄之，以臨諸生，諸生將何以取法乎？諸生尚不欲久去膝下，況為師者乃可爾乎？世豈無陽城，將何面目以見之也？執事何為欲強之乎？

師嚴然後道尊，理勢然也。濂以輕浮淺躁之資，習懶成癖，近益之以疏頑，不耐修飭。亂髮被肩，累日不冠，時同二三友徒跣梅花之下，轟笑竟日。不然，則解衣偃臥，看雲出岩扉中，有類麋鹿然，見人至輒驚遁，欲危坐一刻，亦不可得。自知獲罪名教，痛思懲艾，卒不可變。此執事素所知，非今日造此飾詞。如此之人，不棄絕則已，安可使儀刑後進？執事何為欲強之乎？濂雖不能造文，性樂之甚。當操觚沈思時，闔扉凝坐，不欲聞步履聲，雖犬貓不使之近。即近，輒拊幾大呼，人咸指為狂易，傳以為笑。儻章不能就，擊磬繞室中行。或使小蒼頭簡發，如捕虱狀。或摩搔膺腹，使氣隆隆然降升乃已。若一入城市，眾人叢居，又無邃房曲閣可下筆。筆未書半行，狙伺猿視，大鳴小噪，敗人興趣。寧失萬金之產乃不怨，苟廢此樂，不如無生。執事何為欲強之乎？

平生樸戇，視人世百為，顛倒變幻，動如神鬼。或握手視肺肝，乃宿刀劍之慘。或鬥爭紛不可解，則暗敦玉帛之好。如此之類，不一而足。明以告我，尚不能通曉，況啟之以端，欲使其揣摩測度耶？自料決不能與此輩周旋，苟與之相周旋，寧免其見賣乎？況兼目有短視疾，雖月下可讀蠅頭之字，距尋尺間，白晝則不見人。不相知者，必以我為簡，非挾人以濟，如水母之目蝦，必有禍我者。素無所仰於人，不知奚故而自求苦乃如此。執事何為欲強之乎？

又自嬰禍患以來，得怔忡疾，見一夫負戟而趨，心輒驚怖，若杵擊下上，面無色澤，口噤不能對人。近年衰孱日甚，酬答稍煩，則肩髀頹墮，重如壓石，急呼枕熟寐一二時，

然後漸復其舊，自度亦不久在人世者。所居之北，有一峰峻甚，俗以其如馮翊夏陽之山，因號曰小龍門。其間多閑曠之地，思誅茆架草室三間，以奉老親，則志願畢矣。此足一出，眾事皆棄。嘗日夜計之，與執事相契亦歡甚，初無不共戴天之仇，執事何為欲強之乎？

昔者衛人有西乞牟，問褚師侖曰：「世傳五鳳，信祥徵乎？」曰：「有。東方則發明，南方則焦明，西方則肅爽，北方則幽昌，其見或有孽焉。唯中央號鳳凰，乃至瑞耳。」曰：「可獲之乎？」曰：「否。有德則見岐山之陽爾，非可以力致也。」褚師弗之信，出千金號諸岐山之陽。岐山民疑之，羅彩沄售焉。褚師持歸，誇諸人。人皆笑之。執事之所為，無乃有類於是乎？吾婺為東萊倡道之邦，而龜山、考亭之正宗，又往往傳諸學者，故閥閱之家，多尊道德而淺功利，據案談經，比比皆是。執事不彼之即，而獨此是強，豈棄瑞鳳而愛彩沄乎？古人有云：經師易得，人師難遇。執事於易得者尚不鑒其偽真，況所謂難遇者耶？竊為執事不取也。

雖然，執事孜孜汲汲，以興學為意，何讓乎蜀之文翁？但未能選良師傅，其術為少疏耳。今之為守牧者，不為不多也，而溺冠跨項，亦有之矣。如執事者，又何可少哉？又何可少哉！濂非明經者，愧不能成執事之意，化吾邦如齊、魯，故歷疏鄙衰之不可強者如此，惟執事采擇焉。儻嬴之不制，則黃冠野服，負親而逃東海之上，豈能悖性徇物，亹隨人作上下耶？禮幣隨使者還。千萬情辭，筆不可盡。